東華錄

東華錄卷之十三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施琅奏台灣地數千里人民數十萬棄之必爲外國所據請設鎮守官弁　二月起慕天顏爲湖廣巡撫

上諭曰爾前任巡撫未能潔已率屬曾經申飭今宜痛改前非廉謹自持以副任使之意　三月九卿議賑濟直隸河南請暫開捐三個月停止　旨捐納事例無益不准行

四月設台灣一府三縣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

員兵八千設澎湖副將一員兵二千　以旱命大學士王熙等審理刑部重犯　五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輔臣時有包衣佐領下一人外作善狀內懷凶惡卒為強盜於通州被擒有包衣人見之云爾不悛改今事發矣因歷數其惡以鞭鞭之後鞫審時啣恨扳陷包衣人同為強盜同夥皆云勿妄陷無辜其人不聽此包衣人竟坐法出此觀之天下此等事不少朕常以此為念過有重罪必反復推詳下部再議此亦失出無失入之意也　九卿詹事府科道遵旨舉出清廉各官直隸巡

撫格爾古德吏部郎中蘇赫范承勲江南學道趙倫揚州
府知府崔華兗州府知府張鵬翮壽縣知縣陸隴其等
上諭兵部據阿進哈哈番馬喇等奏取羅刹田禾當不久
自困又侍衛關保來奏將軍薩布素等亦以取羅刹田禾
爲然是羅刹盤踞雅克薩尼布潮惟賴耕種若田禾爲我
所取誠難久存着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以所刈
禾投江下流或水陸並進以所刈禾挪載以歸　六月暹
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嘑陸坤司由提呀菩挨
遣陪臣坤孛述烈瓦提等賫表進貢　九月以東巡頒詔

天下恩歟十二條 辛卯啟行 十月庚子
上幸濟南府至趵突泉亭大書激湍二字又書清漪二字
於珍珠泉 壬寅至泰安州登泰山極頂書雲峯二字又
書普照乾坤四字建亭懸于孔子小天下處 丙辰上登
金山遊龍禪寺御書江天一覽四字又幸焦山遂幸蘇州
府 十一月幸江寧府自江寧回鑾經泗水東境幸泉林
寺
上指示曰此當是子在川上處 幸曲阜詣先師廟行三
跪九叩禮 先是御舟由江都縣邵伯鎮命吏部尚書伊

桑阿工部尚書薩穆哈往視海口諭曰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間廬舍田疇被水淹没朕心甚爲軫念詢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返每念及此不忍釋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尒等可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縱有經費在所不惜尒等体朕至意速行

上諭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体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

空言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孫鍾元講明道學頗有實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　十二月九卿等議覆伊桑阿等勘明海口一疏請勅下河臣親往車路串場等河並白駒丁溪草堰等口逐一確勘作何挑濬深濶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填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得旨靳輔現在督理黃河堤岸又令兼海口必致兩處應另差官督理著以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務一切事宜申詳靳輔具題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恩將軍薩布素等不能及時進

取羅利田禾降旨責之命都統公瓦山等與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至是會奏我兵于四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城招撫不納欵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即遵前旨毀其田禾以歸議從之　又諭王大臣等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刹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尔諸地剽刦人口搶虜村庄攘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刹竟不報命反擾害益甚爰發黑龍江兵扼其往來之路羅刹又竊踞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即剪滅今大將軍通

臨雅克薩城始再以朕諭旨宣布羅剎倘仍抗拒則大兵相机而行因命都統公彭春統兵副都統班達爾沙偕佟寶等參贊侍郎薩海仍令督戰　給事中楊爾淑疏請應試及順天鄉試四書題俱乞　欽定從之

上以周公承接道統功德茂著援後裔五經博士擬給祀田修葺廟宇　三月副都統史張可前請將

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懸掛從之

四月先是靳輔遵旨陳善後事宜查徐州河道僅寬七八

十八丈束水不能暢流是以徐州迤上歲歲漫溢須于毛城舖添建減水閘一座王家山十八里屯添建減水閘三座北岸大谷山添建減水閘二座平日閉閘東流遇大漲則啓閘分洩以保徐城以上堤工又睢寧縣兩山夾峙河面僅寬八丈河流又為一束應于峯山龍虎山之旁開減水閘四座又于歸仁堤添石閘填二座並將便民閘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又欄馬河應再添石閘一座使河由閘進先積水以資填尾又南岸各閘填不特可以殺黃流恐漲更可分引黃水注洪澤湖使助淮流但洪澤湖週圍數

百里一時不能灌滿恐仍有黃水倒灌運河之患必再于清河縣西建雙金門石閘一座並于閘下挑引河一萬餘丈至于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要工

旨遵流之水總會于清河縣水勢既强必致踰越堤岸此減水壩雖有益于河工實無補于百姓不可不熟計至是九卿議覆差往閱河郎中杭霭吉言有益黃河堤岸運道民生應令建造從之　副都統馬喇等言臣遣打虎兒副頭目佶勒尕等往雅克薩城北生擒羅刹七人回遞送至京　諭免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糧其

順永保河等經圈占地方及眞順廣大等處二十四年應
征地丁各項正賦俱免三之一　六月戶部議都御史姚
締虞疏稱生員優免廩生餼粮伏乞勅部詳查酌復等因
查順治十四年四月內原任台臣馬騰陞題爲整飭優免
夙弊以甦民困一疏內稱紳衿優免或一人而免數十丁
以一戶而免千百畝甚至包攬姻親發人投靠概入巳戶
竟不循例當差貽累小民臣等議此項優免地糧人丁係
俸薪之外自一品以下至雜職生員吏承止免本身丁徭
將優免丁糧悉應停免以充兵餉等因具題通行在案將

姚締虞請復優免之處毋庸議其廪生餼糧查順治十三
年九月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人不敷出將每年廪膳
銀一十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等因
具題遵旨通行在案後將所支一分全裁今姚締虞請復
廪生餼糧以培養士氣等語應將廪生餼糧准其支三分
之一可也得　旨依議
上巡幸塞外是日出古北口遂遣侍郎明愛還撥什庫馳
報稱都統公彭春等帥師抵雅克薩城下遵諭旨宣示不
忍加誅洪恩羅刹不肯還歸於是分水陸兵爲兩路將神

威將軍等火器移置于前五月二十五日並進急攻羅刹城守城頭目額里克含等勢乞降將羅刹所部官兵及婦女童稚立覩遷歸收回逃人恢復雅克薩城以捷音傳知諸大臣　七月郎中包奇遵旨以五尺紬文詳加丈量自吉林烏喇城至黑龍江城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九驛從之　山東撫張鵬疏言萊州青州兖州濟南東昌五府俱有額征解運臨倉米麥各屬距倉遠腳價累民臣前疏請改折色部議駐防及過往官兵運軍月糧改折恐不敷支未經議准但臣在地方軍民糧餉皆臣事萬一誤

軍糈所關非輕請將臨清濟寧近水二處仍征本色如不敷支動用德倉臨德相距不遠轉移支給不致有悞其餘五府各屬額征臨倉米麥俱改折色不特民累可除且歳省席草脚費銀歳萬兩下部議行又疏請曲阜顔氏地畝照孔氏例輕征以昭朝廷優恤聖賢後裔之意從之　戸部郎中色楞額往福建稽察鼓鑄疏請禁用明代舊錢戸部尚書科尔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

上以詢内閣諸臣徐乾學言自古皆新舊兼行以從民便若設例禁恐滋煩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爲議以獻

上諭曰舊錢流布不止福建一省他省亦皆有也若驟爲
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貽害平民色楞額所奏不准
行　左都御史胡昇猷疏言
皇上道闡精一治際放勳首重經筵特資啓沃迄今二十
餘載竊惟日講四書業已頒行易經現在登梓惟經筵講
義一書尚未刊刻請敕詞臣纂輯
御製序文付之剞劂須示中外命翰林院會同經筵講官
議從之又疏學政三年報滿例應詮註升降然報滿即應
考核有司羈延巡撫不卽題核部臣不卽題結我

皇上勵精圖治嚴諭諸臣凡事速結方克無弊況文衡爲
風教所繫其薦舉公明尤著者自當彙題以待
欽定此外或加級敘用或照例平陞俱可隨報隨題何至
紛紜駁查迄無定議請嗣後學差報滿督撫限一月內核
題到部部限一月內題結庶諸弊不生又言京師不設藩
臬兩司所以尊朝廷重畿輔也其藩臬責任歸之守巡二
道守道司度支總八旗錢粮二百萬有奇巡道司刑名畿
南北滿漢八旗借以綜理雖曰監司即京師之藩臬也人
直省督撫藩臬並膺特簡直隸守巡二道亦循資成例銓補

竊恐循次除授之人未必勝任嗣後二道缺出揀道府中

廉明素著者數人奏請親擢使天下知根本之尊于吏治

不無裨益並下部議行　九月御史錢鈺遵旨指實陳奏

山西巡撫穆爾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屬員禮

物革職通判張謙交結該撫家人妄詐屬官財賄布政便

那爾收完多征銀兩事九卿等覆請將穆爾賽那爾提至

京師嚴訊從之　靳輔言臣赴河南確勘黃河兩岸工程

如考城儀封等縣應築堤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

邱縣荆隆口應築九月堤三百三十丈滎澤縣應築修堤

工二百一十丈此工告成不特河南無虞又可爲江南保障從之　王大臣遵旨議覆墨不根地方最爲緊要應築城設兵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駐劄黑龍江設副都統一員駐防兵五百從之　九卿等議覆總督漕務徐旭齡條奏漕糧派索諸弊應將歷年派索官指名題參

上諭曰此等弊端相沿已久必令指名題參則後來督撫難于條奏矣可着該督撫嚴禁務在遵行　部議江蘇巡撫湯斌言常州降調知府祖進朝請留原任應不准行得

旨設官原以愛養民生湯斌保奏祖進朝清廉地方百

姓與不同聲懇留可從所請以勸廉吏　十月工部進呈修京城道塗冊籍
上曰工價支給尚少宜稍增加至修治小路若責之居民則貧人苦累矣今加大路估算亦以錢糧給之　丙午五色卿雲見　九卿議靳輔言高寶等七州縣下河應築堤高堰海潮於沿海口地方挑河白駒場等處建閘諸工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請先撥銀一半借工渺出額餘官田收佃價償還又高家堰應加寬排樁丁頭小埽再于堤裏挑小河築束水堤共需五十三萬餘兩請先撥三十萬

兩又黃河兩岸築堤工銀一百五十八萬餘兩請先撥五
十萬兩俱應准行
上諭曰靳輔題請治下河之策在築堤束水以注海其工
費將涸出田畝所佃價償還朕思田畝涸出便當與民懇
種若取佃價恐致累民至高家堰邦築工程實爲緊要朕
南巡見前人創高家堰以捍洪澤諸湖頗有深意此堰若
潰黃河亦難保固至黃河兩岸堤工似在可緩兒三工兼
舉需費甚多恐國用不敷着詳議務命靳輔及按察使于
成龍馳驛來京與九卿等詳議　十一月免河南湖北康

熙二十五年地丁各項之半及二十四年未完地丁錢粮
及直隸獻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興化邳州高郵鹽
城山東郯城魚台今年東罹水灾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
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項悉免之　大學士等奏
靳輔于成龍來京臣等遵　旨問河工事宜靳輔議開大
河建長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敵海潮于成龍議開
濬海口故道議不畫一臣等從靳輔議通政參議陳其範
科道王又旦錢鈺等從于成龍議　上命傳問高寶興鹽
山江泰七州縣現任京官本地人所見必確兩說孰是直

言無隱鈴召問起居注官侍講喬萊河工事宜喬萊奏曰從于成龍議工易成百姓有利無害從靳輔議工難成田廬墳墓傷損多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比民間屋簷更高後或一旦決潰爲害不淺

上曰朕欲拯救生民耳若有害于民如何可行于成龍所請錢糧不多又不害民姑從其議着往興工尋命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速往會同徐旭齡湯斌詳問地方父老回奏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先是薩穆哈穆稱額往勘下河請暫

停開濬九卿議允得

旨河口不開濬則泛溢無歸濬之使水有所洩高郵等處

侵淹田畝可以涸出令集議至是九卿奏奉差大臣及該

督撫親問河濱百姓僉謂挑濬海口無益應行停止

上問于成龍云何曰于成龍言挑濬海口必修治串場河

共約費百餘萬臣等以此工果有益卽千萬亦所不惜今

以百萬帑金嘗試于未必可成之工不若留此以備各處

賑濟爲便

上曰海口關係民生自應開濬今僉議止且視今歲水勢

如何再酌之　伊桑阿薩穆哈勘明應挑濬海口疏畧云臣等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原從車路河白塗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場丁溪場草堰場劉莊場等十餘口由若水洋鬪龍港信陽港廟灣入海今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致水雖仍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墳一帶運河水口決潽導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各場之口俱挑濬深闊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始永免水患　又

撫李天馥議丁溪草堰白駒劉門共四工　先是郎中滿丕等奉命確探羅剎情形至是奏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居之

上以不速撲滅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令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喇寧古塔官兵馳赴黑龍江城至是帥所部二千人攻雅克薩城

松威道王隲入覲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應請停減

上曰蜀中屢遭兵燹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今塞外松木材大可用者甚多何必楠木著停止　江寧巡撫湯斌疏言

吳中風俗尙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艷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歛財聚會迎神賽社一輿之値至數百金婦女有遊冶之習靚粧艷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勇輕生好鬭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跡迎神罷會艷曲絶編打降歛迹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

迺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泰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類此者盡撤毀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會有官長銳意革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斂銀錢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衆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

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飭遵先是廷臣有言
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湯斌不可者至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
領宮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
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
大用風示有位　四月先是勒輔言高家堰一帶臨湖堤
工長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必容釘排樁加土壓埽以禦風
浪再堤內離堤七八十丈必另挑運料小河即取所挑之
土築束水堤一道約長一萬一千五百丈束大堤積水以

便運料運土搶救工程又上自武家墩下至楊家廟舊有河形目今淤淺應挑深復舊約長四千丈挑起之土即幫兩岸堤工又自楊家廟至寶應湖一帶平灘計長四千丈應挑河一道以引上流減洩之水直達大湖且為進料之路以上四工共計銀二十二萬四千餘兩請先借撥庫銀容臣星飛趲辦其餘工程俟收下河屯墾官田籽粒佃價等項陸續興舉又言黃河南北兩岸應築束水堤計長三十萬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需費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查各州縣被水淹歿湖灘築堤束水之後可以涸

出開墾計得田四萬餘頃令民佃種納糧則挑河築堤之費可以稍補乞准借庫銀五十萬兩先為興工其餘不敷候陸續分收籽粒並田價銀兩逐漸接濟定限六年告竣完工之後不特向來豁除災荒額賦可以盡復而每年更可加增新賦十餘萬兩矣俱奉有再行確議之旨至是靳輔回奏復請照數撥給興工下部議行

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文藝晨夕披閱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

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緝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値採集及借本鈔寫等事令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　閏四月禮部等遵旨議覆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及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値彙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繕寫交翰林院進呈有原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繳得

旨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

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于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錄　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湯斌由江寧巡撫陞任至京陛見

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以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

上歷詢吳中年歲風俗並地方吏治民生搢紳居鄉若何

又問下河開海口事何如湯斌奏曰　皇上命尚書薩穆哈侍郎穆稱額等與總漕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河民情臣等遍歷海口各州縣人衆言雜不能畫一即州縣水道海口亦不相同大約其言以開海口積水可洩但今年荒歉四分工銀恐不足用惟高郵與化之民聞築堤開河恐毀其墳墓廬舍甚言不便部臣公議以築堤取土艱難工必不成且毀人墳墓廬舍非　皇上軫念民生之意而工程浩大恐多費帑金不能奏績不如暫停爲便臣與徐旭齡議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未爲不善遂同具題

但念此事乃我　皇上巡狩江南親見民間房屋淹沒水中痌瘝念切隨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口洩水眞堯舜之心今議暫停則可若竟中輟非臣子所敢擅議且上流之水滔滔而來下流無一去路不但民間田禾永無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將有不測之患如去年興化城內水深數尺萬一再遇水災一城付之巨浸臣等罪何所逃若云開海口則水遂盡涸臣固不敢爲此言但水有去路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使浮溢之水漸去則舊日湖河之形可尋再加疏濬築防工夫自有次

第然興事當念民生尤當重國計若多費帑金而水不能
盡涸非長策也請毋多發帑金止于七州縣錢粮中酌量
欲項暫停一二年起解留為修河之用此外再行設法總
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粮開本地海口心旣專一工不悮
用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做作當有成效此意向曾與
薩穆哈穆稱額等言之
上召問穆稱額曰湯斌語不回時何以不奏穆稱額曰臣
等與湯斌等同至河干省視又傳問七州縣民人皆云此
水浸决日久今欲開濬海口其事甚難其挑濬下河高處

使積水歸海等語湯斌並未向臣言又召問薩穆哈等曰臣同踏勘水至海口集問百姓皆言不便臣等以所聞不實故議暫停至湯斌挑濬下河之語閒談時誠有之並非公同商酌語也

上命大學士等以開濬海口事傳問九卿及淮揚所屬之在京官員　五月大學士等覆奏臣等遵　旨問九卿及淮揚等處現任京官喬萊等據喬萊等云積水須有去路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雖低窪之地未必盡涸而諸垻之水有所減使淹沒田地儘涸出但

得實心任事爲國爲民之人自然成功七邑錢糧有限又
因灾傷蠲免畢竟
皇上發帑金救民更迭等語據九卿云先薩穆哈穆稱額
前往相度海口以水勢甚大難以開濬因議暫停湯斌原
任江寧巡撫所見必確今稱開海口有益故復議應開
上曰衆議共稱應開薩穆哈穆稱額因何以爲不可彼但
憑信高成美之言自己全不曾詳察耳此事必須委用得
人方可成功孫在豐有才着發內帑二十萬兩前往督修
功若可成再酌量動支正項錢糧　六月九卿遵旨議覆

河道總督勒輔應革職留任　上曰勒輔去留有何關係
但另補一人必塞減水壩減水壩一塞則河堤萬不能保
爾等可為兩全之法否九卿回奏曰若目前竟塞減水壩
恐一時潰決受害甚大俟河底刷深後減水壩方可不用
上曰爾等意見相同否湯斌奏曰臣原不知河道情形
因舊年奉旨往徐州一帶看視河形見減水壩太多舊時
止有四處今增至三十餘所目前若竟行堵塞恐黄河衝
決堤岸民田仍受其害若不行堵塞恐河流分散水勢緩
弱則河底漸高運道有礙臣愚欲將減水壩稍築加高若

水大仍可分洩水小俱使歸道則河底日逐刷深水無泛溢之患減水壩亦可漸堵塞矣工部尚書杜臻日築堤開減水壩原是古人成法但古人先開引河使水有所歸不致漫溢民田今靳輔但開減水壩未開引河此民田所以淹沒也尋奉

旨靳輔暫免革職仍令督修　尋尚書薩穆哈侍郎穆稱額職以勘河回奏失實也　福建總督王安國條陳台灣事宜一台屬士子請照內地例府學額進二十名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學照中縣十二名提學道不能渡海考收交

分巡台厦道就近管理一台灣文武官三年後例得升轉
內地官與兵似屬一体現在兵丁到汛年月各不同請將
此內有願在台者聽留外餘接赴汛年月三年調歸原營
仍于內地照數撥換以示軫恤一台灣澎湖兵除粮米于
本地支領外其餉銀取給內地往來海船每患漂溺每年
祇四月風信極順十月波濤恬靜稍可無虞請于每年四
月內即發夏秋二季餉銀十月內即發冬季並來年春季
餉銀交該管官貯給得
旨台湾駐防兵丁着于三年內陸續盡數更換永著為例

餘加所議行　七月侍郎孫在豐等陛辭
上諭曰朕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命爾前往淮揚所屬
下河一帶車路等河並串場河之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
挑濬事務宜悉心區處使海口流通黎民復業　九月免
直隸順天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康熙二十六年地
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　免湖廣福建兩省
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及二
十五年未完者　鄂羅斯察漢汗上疏乞撤雅克薩之圍
上諭察漢汗以禮通好朕本無屠城之意其令薩布素等

撤兵收集于所近戰艦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擾奪俟鄂羅斯使復至定議　十月部覆孫在豐疏言疏濬之法開濬不如尊舊築高不如就低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四一由天妃石礎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江至若串場一河綿亘范公堤一帶既爲鹽艘利涉又會引諸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口最爲關鍵而河身淤墊亟爲開濬上而涇河黃浦子嬰之間舊有通湖閘減水閘下而

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建修臣等議孫在豐疏稱若者宜先濬若者宜後濬俟挑完日改減水壩為閘將串場河令鹽商挑濬應如所請 旨如議改減水壩為閘並着孫在豐會同靳輔確議 十二月孫在豐題允從海口應挑石磋等處興工請勅河臣如遇水勢稍減即將減水壩盡行閉塞以便開濬下河 上曰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不能與靳輔抗明矣今若不閉壩則下河一面挑濬上河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即閉塞日後運河潰決則靳輔借以為詞大學士等請令二人來京面陳

上曰此下河決宜閉潛斷不可止孫在豐不必來京增塞堤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日後上河潰決渠能任其咎乎孫在豐所請不過上河不放水耳假使靳輔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于巨浸中從事乎靳輔前疏欲將諸口閉塞今孫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阻撓意乎着靳輔來京面問　免直隸直順大廣四府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　戶部請裁公費

上曰目下國計充裕所争不在乎此况貧官需此以資生者甚多豈可盡裁着照見行例行　編修廚杜訥與學士

張英同侍御批通鑑綱目竣所言

皇上點閱載籍無間嚴寒溽暑即 巡幸駐蹕命臣棟曾進

閱一如禁廷披覽之際評論古帝 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

及進退人才邪正消長與夫詁儒 舊說聚訟者親加剖决

悉歸至當請頒發聖諭宣示史館 以發涑水所未詳補紫

陽之弗逮得

旨勵杜訥朝夕侍從勤勞可嘉 所纂書著禮部翰林院會同

議奏如所請

東華錄卷之十三終

東華錄卷之十四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等奏臣等詳問靳輔據云高郵州南兩大減水埧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減水埧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郵北其埧亦有可塞處惟高家堰之埧斷不可塞

上曰開濬下河其要不在高郵之埧惟在塞高家堰之埧今不塞高家堰之埧止塞高郵州之埧何益之有湯斌奏雲梯關與前不同若不塞高家堰之埧則淮水盡入黃河

黃水無倒灌入淮之理從前河隄單弱不築減水壩則黃河必致潰決今隄既高堅若塞堤壩使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深今勒輔惟恐黃河潰決于南岸毛城鋪等處築減水壩今黃河之水入洪澤湖湖不能容又于高家堰築減水壩令入運河運河不能容又于高郵州等處築減水壩令入七州縣迫水無所歸不但七州縣被災二三年間黃水淮水及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溢則漕運亦可慮今皇上令塞高家堰壩修理下河不特七州縣漸安生理漕運亦永受其益勒輔奏挑濬下河使積水入海

雖云善策但海水倒灌可慮

上曰海水斷無倒灌之理今若將黃河南岸毛城舖等處減水壩閉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湖止有淮水則高家堰堤可以暫塞一年爾等再議　大學士等遵

旨覆奏閉濬下河應塞減水壩

上問靳輔曰毛城舖一帶閘壩可閉塞否輔曰不塞不便可暫塞一年

上曰欲開下河須塞上流若但塞高郵州之五壩不塞高家堰于事何益輔奏曰前孫在豐只塞高郵州未及高家

堰今

聖上所見最為洞悉臣何敢欺隱高家堰之填亦當如聖

諭開塞出

上諭在部下何工程今年着止將高郵州大小填及高家堰閘填照靳輔等所奏定限堵塞令孫在豐等挑濬海口其黃河南岸閘填着于來年堵塞一年其高郵州高家堰等閘填既限期堵塞着孫在豐速備工料人夫自今年十二月與工挑濬下河勿至遲悞　四月授田雯江蘇巡撫

陛辭

上諭之曰向聞江蘇富饒朕親歷其地見百姓頗多貧困
爾當以愛養民生爲務至地方豪强爲害于民者不可不
懲然政貴寬平不必一一搜訪滋事至文武本屬一體文
武輯睦則兵民自安矣　五月不雨詔臣工直言得失靈
台郎董漢臣以諭敎元良愼簡宰執奏御史陶式玉劾漢
臣摭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請逮繫嚴鞫下九卿議有欲
重罪漢臣者尋奉特旨免議大學士余國柱以湯斌當九
卿會議時有慙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
以諭敎爲言而臣忝長官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奏綸音一時惶悚罔知所措年來衰病侵尋愆過叢集動違典禮循省自慚乞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

上因其遮飾仍不明晰嚴飭之　部議廣西撫王起元言新陞學道陸祚蕃由原任登萊道赴粵路遠即改歲作科亦難遍及請展鄉試期于十月舉行從之　七月土謝圖汗奏鄂羅斯使請私已抵臣境

上命薩布素等統兵還黑龍江墨爾根　九月丁亥丑時京師地震是月丙子朔　十月特差順天鄉試浙江錢塘監生

查嗣韓福建侯官監生林文英五經中式　大學士等奏

前勒輔疏稱高家堰之外在築重提請停丁溪等處工程

奉　旨問于成龍今于成龍覆稱挑濬下河有益于民若

照勒輔修理則民反受其害

上曰挑濬此河原欲有益七州縣生民勒輔稱高家堰等

處築堤以爲屯田可獲百餘萬錢粮朕從利益民生起見

非爲錢粮也此挑河關係緊要着尚書佛倫侍郎熊一瀟

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江南總督總漕催勘議奏　十

一月

上諭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輔政大臣停止今後再行此例貪官似有儆懼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　免江蘇浙江二省二十七年應征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糧　十二月尚書佛倫等查看河工回奏河臣靳輔疏請築高家堰重堤束洪澤湖水盡出清口並黃河兩岸立閘分洩黃水而撫臣于成龍又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築彼此意見不合臣等徧勘上下河道知高郵等七州縣水患皆因洪澤湖水從減水壩東注高郵寶應邵伯三湖流入漕河又從高郵城東堤減水壩流入下河

以致七州縣民田被水淹沒故治下河必先築上流使上流之水不得東注下河則保守高家堰水出淸口自爲第一要着臣等閱視高家堰地勢應如河臣勒輔原議史家店以內石堤以東築一月堤使六𡍼所減之水由重堤以內流出淸口自不至衝突㨿堤但洪澤湖水流入漕河漕堤關係緊要宜行減洩應將淮安以北五叉河開濬引水由草灣入海至淮安寶應漕河等處亦應開濬引水出射湯湖達廟灣入海其高郵城東堤五座減水𡍼係下河水會之源今淮安府南北既經開濬此處但應堵塞黃河

兩岸仲家莊草灣等處建石閘三座分洩黃水入海仍照
原議外惟安東縣五里墩建閘洩水由鹽河入海恐關
之處逼近安東實屬危險應將石閘移建城東再看得下
河形勢現在流通今既堵塞上流盡注淸口則下河水勢
自然漸減應將白駒丁溪草堰三官各工盡行停止其修
築月堤並濬河等處開濬建閘所需錢糧應令河臣確估
題請 旨九卿詹事府科道會議
二十二日己巳子時
太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漕運總督慕天顏疏言京口至

瓜州漕船往來有風濤之險宜仿民間渡生船式官設十船滇引防護部議以向無此例不准

上曰朕南巡時見京口瓜州往來人衆俱船過渡殊益民多其如所請行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御史郭琇疏叅勒輔治河無功偏聽幕客陳潢阻撓下河開濬又尚書王日藻等議勒輔疏請屯田有累于民請行停止至高家堰之外再築一堤應如所請

上曰朕南巡河工情形頗深悉之今欲築重堤使水由清

口入海若果有益當日何以不早築高郵等七州縣百姓苦累異常朕目擊心傷今于堤外又築一堤是重困小民矣至于屯田有利于廷臣而害民實甚江南民莫不嗟怨爾等寧不聞耶以郭琇參本令九卿會議尋議罷靳輔任革陳潢職銜予杖流　江西巡撫王隲廣東巡撫朱宏祚同日陛辭

上諭曰巡撫以撫守為要大法則小廉百姓俱蒙福矣朕事事以百姓為念爾等到地方一切利害有關百姓者不妨事事奏聞又曰為大吏者亦須安靜安靜則為地方之

嗣凡貪汙之吏先當訓戒之如其怙終不悛再行叅劾可

也○二月江蘇巡撫田雯以蘇常鎮府漕米因結穗時屢

遭風雨米色青白未純今依限收兌具疏奏明部議易米

起運

上嚴飭部臣特允所請又疏言丹陽上下練湖田灘久荒

迨召民承佃上練湖田灘五千九百八十餘畝每畝納價

銀三錢戸部駁增至六錢未已小民畏縮觀望致抛荒千

二百餘畝下練湖田灘萬三千餘畝亦報墾無幾請定每

畝六錢三分召佃輸課庶廢地漸成膏壤下部議行時布

政司宋犖以越省購辦銅斤價值較定價多費過半疏請
奏停採買燮疏言寶源局增鑄錢文原以裕民令藩司動
支芦課採買是其專責但江蘇非產銅地湖廣江西商販
經由各關賤買所餘無幾價值每斤一錢六七分部定六
分五釐實屬不敷各州縣辦解苟非派民即係虧帑倘採
買萬難議停請量加價值以示寬恤部議不准
上特旨照各關例增至一錢並下安徽湖廣江西畫一
總督慕天顏言臣等會勘河工何臣靳輔議築高家堰重
堤臣等會議修高家堰舊堤後尚書佛倫等奉命再勘會

從靳輔臆說不行附會且何臣倡舉屯田一事屯官丈占民田百姓苦累臣據實奏聞　旨着九卿等察議　先是御史郭琇疏題爲特糾大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有有其鯀驩兜堯舜始焉因其才而姑用之繼焉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堯舜之世稱爲極盛我

皇上聖德純粹聖鑒淵深與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

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一物不得所

私窃欲誦千古難逃遁者識辨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窃威福以惑衆口益縱肆

皇上灼知情僞于一切用人皆由

宸聽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

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不知所以爲報竊自念職在糾彈仰體堯舜之心輒效鷹鸇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背公營私實跡所列具呈于左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

皇上覺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御史陳芝紫恭劾
湖廣巡撫張汧疏內並請議處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加議處乃票擬竟不之及則保
舉張汧原屬指麾即此可見矣　一凡明珠奉有
旨意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爲或稱其不善則向彼
云
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
結黨羣心挾取貨賄至于每日啟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
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宜露部院衙門俱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

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則有尚書佛倫葛思泰及其族姪侍郎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爲死黨寄以腹心向時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國柱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矣 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朘剝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猶有未給足者皆貪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缺滿之後應陞學

道之以率往請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
預定由是學道皆多方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
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
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
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濬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欣然
欲行九卿亦無異辭及見
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眷舉出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何以純攝于是議題奏仍屬靳輔
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于
是一力阻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天鑑甚明常洞悉靳輔累累抗拒
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
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選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本
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
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般欵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
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爲總憲時見御史李

時議學奏稱旨御史吳震方原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
者駭懼　以上各款俱稱書指參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
窺探
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　恩
之罪書之罄竹難窮
皇上擢舉臣僚責其實心報効臣受非常殊眷若舍豺狼
而問狐狸節爲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黨羽甚衆睚眦必報恃有
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建威立加嚴譴簡用賢能保[illegible][illegible]物天下人情莫不欣暢感戴

聖明無盡仰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旨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題

按郭琇疏稿　實錄未載徧尋內閣紅本無有從郭琇

華野集錄出奏

旨補入明珠傳因並錄之

本月十一日奉

上諭吏部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大法

小廉各守職業實心任事庶無負朕拔擢簡用之意朕親
理萬幾歷有年所于爾部院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爲
臣子者既僭爵受祿榮及父毋庇其子孫家能自給便當
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戒又復諄諄面諭
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
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互相
交結同年門生相爲援引傾陷商謀私事狥庇同黨圖取
貨賂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
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已見公同商酌乃一二欲

行倡率之人持議于前衆遂附和于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其又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衆畫題希圖巴結廷議如此國事何憑又有當會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僨事巧于推卸朕深惡此等擁護苟容之輩亦屢加嚴飭至于用人關係重大羣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爲國得人實有裨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惕慮恐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厲九卿諸臣宜體朕心從公選舉方爲不負委任乃歷來所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敗露此皆瞻狥情面植黨納賄

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而爾喜呵思喀等身為
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猶耿耿于懷是
以邇來大小官員背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見而不即
指發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
深錮漫無悛悔如爾㘣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徇黨類
百計營求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塞楞額往審張
汧所𥿄事情朕面諭塞楞額張汧居官貪穢爾等嚴行審
出迨差回特加詢問塞楞額奏稱臣于此案盡心研鞫若
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惟恐累及保舉張汧之人竟

為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票簽將保舉張汧官員並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命張汧審結定案之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簽票發又靳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已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眾議朕亦曾面加誡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奏不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勞績者故免其發覺靳爾決明珠着革去大學士交與領侍

備內大臣酌用李之芳着休致回籍余國柱着革職科爾
坤着以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着解任于河工案內完結
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潔已奉公勉盡
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咸與維新之至意特諭 三月優
陞原任檢討魏既齊為山東布政使 御史陸祖修言總
河靳輔身雖在外與九卿呼應甚靈會議之時尚書佛倫
科爾坤等不顧公議左袒河臣窃思河工屯田二事于成
龍自有成算應請俟于成龍到京面奏明確加以乾斷從
之 宗人府議給事中高層雲疏叅大學士王熙向康親

王侯書等跪語王俱坐受

旨朕召大臣議事每賜墊坐語嗣後不必向諸王行跪

靳輔疏忝慕天顏等朋謀陷害阻撓何務

上諭大學士曰近來議論靳輔者甚多靳輔為總河有年

挑河築堤漕運並未遲悞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屯田下

河之事雖有條亦難逃罪即欲置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

俟繼用之人河工告成始可議罪且朕曾閱河防一覽于

治河洞悉凡事皆慮永久此疏着九卿一並察議

上御門詔諸臣議河工事宜靳輔曰臣專管上河再四籌

皮惟有高家堰外再築重堤水不歸下河庶有裨于七州縣子濬下河恐海水倒灌　上曰海水倒灌無有是理郭琇奏靳輔派民之事甚多在在騷動况屯田明係奪民產業江南田畝原有二畝算一畝者因地窪下坍長不常若計畝重課寔爲累民　上曰屯田害民百口亦不能辯至開海口乃必應行之事尔等但論下河應挑與否及重堤之築與不築耳靳輔奏重堤將水截住盡出清口不令水歸下河則十州縣之田可出重堤築是于成龍奏開海口事奉　特旨行今築重堤停海口縱上流之水不來而天

長六合等處之水洩歸何處臣意濬海口

上顧大學士曰朕留心河道深悉情形九卿畏懼靳輔不肯定議明日御門再召諸臣尚書李天馥奏靳輔于成龍各堅執前說臣等公同商酌下河當開重堤宜停

上問靳輔海口何年淤塞輔奏士八云明隆慶年淤塞至今海潮來一次即增一葉厚之沙故漸塞

上曰此言甚屬虛妄潮退其流甚疾何沙之存積據爾言海水倒入將來海口一開便有明驗朕記爾言久開于成龍塞減水壩以開海口河堤可不衝決乎成龍奏不能

保其不決臣于上河實未明曉焉敢妄對　上曰崔維雅
之論可行乎成龍奏聞人言如此臣實未甚曉
上顧謂諸臣曰朕細閱崔維雅治河書其勢必不能行于
成龍亦未洞悉河務仍着公同詳議　尋議海口宜開重
隄宜停各減水壩矣海口通後酌議緊要者存之不緊要
者裁之允之　尋諭吏部靳輔慕天顏不便留任孫在豐
亦不便修河宜速行更換　調閩浙督王新命總督河道
侍郎開音布督理下河　以屯田累民勑督撫查清丈出
之田給還原主其暫設屯田同知縣丞等官悉裁汰　革

靳輔慕天顧職孫在豐佛倫等降調有差　六月楚省督標栽兵夏包子郎夏逢龍等鼓譟搶劫聚衆作亂巡撫柯永昇投井死按察使丁煒棄家奔安慶時糧儲道葉映榴兼署布政使賊逼授偽職映榴給以無殺掠百姓三日後當如所言乃令其妻奉母自水溝出避難以司道等印五付其僕葉華林向所過衙門呈繳遂繕遺疏朝服望闕謝恩訖升公座罵賊拔佩刀自刎疏畧曰臣一介豎儒幸中進士叨沐

皇上高厚深恩歷擢今職嘗以潔己奉公自矢夙夜但愧

才具庸劣未效寸長茲值裁兵夏逢龍倡亂刼奪撫臣劾
印並分兵圍臣衙門露刃逼脅臣幼讀詩書粗知節義雖
斧鑕在前豈肯喪恥偷生伊時即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
第念臣母年七十有六在原任所臣長子葉尊遠在原籍
其餘二子尚未成童煢煢孤嫠死將安歸因遣妻女奉母
潛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
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此義所當然今勉盡一死以報
恩所恨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
期捍禦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

皇恩下乘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辜雖么麽小
醜指日掃滅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平也
上覽疏舉論曰凡地方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分
近有武昌兵亂葉映榴守義不屈詈賊自刎閱其遺奏五
內傷悼王大臣等其共聽之因令展讀奏疏聞者莫不感
泣遂諭吏禮二部曰葉映榴值裁兵鼓譟抗志不屈捐生
殉難忠節可嘉今覽遺疏情詞慘烈朕心深爲惻然不忍
披閱應從優賜邺以表忠貞部議贈通政使廕一子入監
特贈工部右侍郎賜祭塟如典禮謚忠節建祠御書丹心

炳冊額賊竊據武昌城　命都統瓦岱爲振武將軍率兵討之　諭大學士等近來科道官無條奏者建言乃科道專職祇在不存私心耳可傳諭有條陳事赴暢春園面奏
尙書阿喇奏報噶爾丹率兵掠厄爾特泥沿居民直抵喀喇卓爾渾之北拒澤卜尊丹巴所居僅一日程澤卜尊丹巴攜土謝圖汗妻子及喇嘛班第等夜遁喀爾喀通國各棄廬帳牲畜南竄土謝圖汗不知存亡命邊塞加意防守　七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告急云去年噶爾丹率兵三萬來侵喲爾丹弟多爾濟札卜領兵來掠右翼

人昔今噶爾丹自抗愛山後至忒木爾地方土謝圖汗子噶尔旦台吉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又聞丹津溫卜等率兵來取厄爾特泥沿之地距我地二日程祈速賜救援湖廣提督徐治都報六月十四日官兵擊敗夏包子賊衆二千餘人于應城縣陣斬偽副將二守備三把總一隨駐應城縣內嗣于十七八等日夏包子率賊萬餘圍攻應城我師內外夾擊大敗之賊奔德安　侍讀海三往澤卜尊丹巴處途遇厄魯特因攜噶爾丹奏疏歸又囑海三代爲轉奏澤卜尊丹巴來投或拒而不納或擒之

上遣使往諭詰問情由令遵旨議和　喀爾喀洪俄爾岱
青台吉疏報噶爾丹來掠達賴台吉至枯倫貝爾
上諭格親王全福等曰厄魯特至我汛界僅七八日程宜
預爲備禦其令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
第派所屬十旗兵一萬盛京將軍等派兵一千于所指之
地備禦　南陽總兵史孔華報七月初十日臣帥師進討
夏逆賊據漢陽城我師破門直入賊遁武昌收復漢陽
徐治都報七月十五夏包子率賊駕船至鯉魚潑遣參將
鄭興等剿殺焚其船賊來犯大營者官兵擊走之生擒偽

賊兵以下二千餘員兵三百餘夏包子僅以身免　又疏
報七月十八日武昌城偽官弁獻城投降獻偽將軍偽侍
大原首級收繫夏賊妻子家口二十日黃州府偽總兵獻
城降黃岡縣生員宜畏生等擒賊首夏包子獻軍前磔之
八月設站侍郎文達等報土謝圖汗與噶爾丹于八月
初三四等日相遇于鄂維會諾爾鏖戰二日厄魯特夜襲
善巴額爾克戴青之營破之喀爾喀諸台吉星散土謝圖
汗越瀚海奔至澤卜尊丹巴所　九月澤卜尊丹巴胡土
克圖報噶爾丹分兵三路沿邊劫掠約會于我邊哨愛必

汗喀喇鄂博之地

上以邊塞不可不防派京師入旂護軍等兵及宣化大同精兵各一千往歸化城駐備尋令暫停候旨　先是喀爾喀戴青台吉等二十八人各率所部人邊請降　旨准于汛界以內遊牧至是土謝圖汗與弟西地西里巴圖爾台吉率兩翼台吉等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亦率弟子等入汛界乞降沿邊附覇陷納爾台吉皆願從內附許之

噶爾丹遣使進貢請安　十一月兵部覆御史郭世隆言山海關城守禦章京等官嗣後凡失察私參請加嚴定處

分之處俱無庸議
上諭偷刨人參禁絕甚易但人參爲物治病有益且辦甚
關係故朕于偷刨人參之人亦未嘗有一正法者著如部
議　貴州巡撫田雯疏言貴州兵米編自秋極威寧大定
黎平思南銅仁等府距省五六百里遠則千里兵多米少
每與有米無兵之開州修文等縣撥支黔山峻險運費倍
于正供單寒惸獨之民輸稅莫繼請將艱運之開州等州
縣折銀解庫聽兵領銀自購庶民兵兩便部議不准副總
兵范承勳提督馬三奇復言征銀爲便應如雯所請從下

部議從之又疏請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
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立學校部議貴筑係兩
衛歸併新設之縣照小學例考取生員入名即令新貴教
職兼攝其永寧等十一州縣生童就附近州縣應試又疏
稱平溪清浪二衛學向係黔屬思州考試嗣因驛站歸併
楚省學校亦隨改隸諸生應試需下武昌有洞庭之險士
心畏阻請將二衛學仍歸黔省考試下部議從之　先是
湖廣巡撫丁思孔疏　民間禁用鳥鎗雯疏言黔省山深
地僻村寨隔遠居民商賈藉鳥鎗以防不測至苗蠻巢穴

硐處驅狼捕獸多用鳥鎗俱無庸查詰以致驚疑下所司知之　福建張伸舉疏言台灣所用明桂王偽號錢甚多若一時全禁貧民無以爲資請開爐鼓鑄收買僞錢銷燬從之